

2020.183

3P

部10.3

戶

口

都

圖



常昭合志稿卷第七

戶口志

敘曰古者力役之征公旬三日數千年來其制或因或革詳於通考諸書要而言之不過正身當差與雇人代役兩端而已其編審戶口不免擾民則一也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愛養百姓其仁如天於康熙五十二年特降

恩詔但據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增人丁永不加賦名為盛世滋生戶口遂使田夫販豎咸得優游康衢而舉生無追呼之累至於今內地小民偶聞異國有屋稅人稅者輒卹然以駭而不知中國前代亦固有之非幸託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一

聖人帡幪之下無從得此自由也近者雖遭粵寇而數十年休養生息戶口旋殷蓋亦緣躬逢寬政小民不以食指繁多為累而致斯效也爰詳列之而附述歷代徭役之制為戶

口志

府志自康熙間即止記丁口數不記戶口數縣志亦無可考

唐常熟縣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

吳地記

宋淳熙十一年常熟縣戶二萬六千五百二口五萬一千五百

七十

舊志

元至正二十七年常熟縣戶六萬一百九十四口二十四萬九

百九十五

舊志

明洪武四年常熟縣戶六萬二千二百八十五口二十四萬七

千一百四 九年戶六萬一千二百十一口二十六萬三千
四百十四 永樂十年戶六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口二十九
萬六百六十一 宣德七年戶七萬七千六百五口三十一
萬五千九百五十九 正統七年戶七萬六千八十八口三
十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五 天順六年戶八萬三千五百五
十八口三十六萬七千六百 成化十八年戶八萬七千四
百四十七口三十八萬一千五百七十七 宏治五年戶八
萬八千四十四口三十八萬五百七十七 十年分戶一萬
五千二百七十口五萬八千隸新設之太倉州 正德七年
戶七萬三千六百四十一口三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九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二

萬曆三十二年戶七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口三十八萬三千
九百九十 並舊志

國朝康熙間常熟縣原額人丁十萬一千五十一丁 舊志云內
八百二十一丁當差人丁每
丁科徭里銀一分五釐零 節年審增人丁二千八百八十

三丁

雍正四年析常熟縣置昭文縣 常熟縣分原額人丁五萬八
千四百九丁 內優免改追人丁
四百六十三丁 自康熙二十年至五十年七
次審增人丁五千八百十七丁實在定額人丁六萬四千二
百二十六丁共徵銀九百六十四兩一錢一分七釐有奇又
自康熙五十年至乾隆元年五次審增滋生人丁二千二百

五十一丁 昭文縣分原額人丁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五丁

內優免改追人丁 三百八十五丁 自康熙二十年至五十年七次審增人丁

四千二百三十四丁實在定額人丁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九丁其徵銀七百四十六兩九錢五分一釐有奇又自康熙五

十年至乾隆元年五次審增滋生人丁一千八百五十五丁

乾隆元年至五十七年 常熟縣實在人丁五十二萬六千七

十七丁口 舊志云舊管冊報人丁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七十

丁口五十八年新收滋生人丁九千八百三十三丁口

開除故絕人丁二千一百九十六丁口實在男丁大小共三十萬二千九百九十九丁婦女大小共二十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八

入 昭文縣實在人丁三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八丁口 舊志云舊管冊報人丁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三丁口五十八年新收滋生人丁六千八百三十丁口開除故絕人丁二千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三

九百五十五丁口實在男丁大小共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丁婦女大小共十六萬一千三百十六口

嘉慶十五年 常熟縣男丁三十六萬四千二百十六丁 昭

文縣男丁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九十八丁 二十五年 常

熟縣男丁三十七萬七千九百十八丁婦女二十七萬四千

五百二十口 昭文縣男丁二十六萬八百三十九丁婦女

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五口 府志

道光十年 常熟縣十八萬八千三十七丁 昭文縣二十七

萬五百六十二丁 府志如此未審常熟丁數何以大減於前疑有脫字

同治四年 常熟縣二十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二丁原額充餉

當差人丁六萬四千二百二十六丁 內優免人丁四百六十三丁每丁科銀一分五

釐四毫一絲六忽七微七纖七沙三塵當差人丁六萬三千七百六十三丁每丁科銀一分五釐八忽三微七纖五沙五塵

共應徵銀九百六十四兩一錢一分七釐隨正五分耗羨銀四十八兩二錢六釐閏月加編銀十九兩四錢三分二釐隨正五分耗羨銀九錢七分二釐節年滋生人丁十四萬九千三百六丁 昭文縣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一丁原額充

餉當差人丁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九丁

內優免人丁三百五十八丁每丁科銀一分

分五釐四毫一絲六忽七微七纖七沙三塵當差人丁四萬九千四百一丁每丁科銀一分四釐八毫七絲一忽一微七纖一沙 其應徵銀七百四十兩一錢七分隨正五分耗羨銀三塵

三十七兩八釐閏月加編銀十四兩八錢五分九釐隨正五分耗羨銀七錢四分三釐節年滋生人丁十三萬五千八百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四

十二丁 十二年 常熟縣二十萬四千六百五十六丁

昭文縣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五丁

光緒十五年 常熟縣二十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一丁 昭文

縣二十萬一千五百四丁 二十年 常熟縣二十三萬七

千六百八十八丁 昭文縣十九萬九千三百五十二丁

二十九年 常熟縣二十九萬一千五百八十六丁 昭文

縣二十萬四千一百五丁

附歷代徭役

梁武帝時昭明太子統疏請停信義郡丁役

其文曰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三郡

人丁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殊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靈又出丁之慮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告善人從沒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待優實以行聖心垂泠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時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 按海虞舊隸信義郡此疏不專爲一邑惟舊志久已錄入未便割捨故特照錄其餘事關一郡者自有府志可考不復贅

宋役制

押錄

舊額二人或事繁冗增差不定

手分

隨按分所差無定額

貼司

引事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五

廳子

書司

手力

即廳子引事名字請給於承廳

鄉司

鄉戛

當直人

輜番散番等請給於縣茶酒帳設教喝請給於稅務

雜職

弓手

舊額一百六十五名

牢子

弓手輪差

每月一名充獄具

市巡

弓手輪差

所由

斗級

斗子

欄頭

務司

酒匠

柵子

直司

腳力

凡保正追會之事

僧直司

承受寺院事作已上琴

川志所載縣役人名目其鄉役人下云國朝鄉役人自熙甯行保甲罷耆戶長壯丁而法始變自元祐復耆戶長壯丁猶以保甲而法大變自紹聖而後以耆戶長壯丁錢盡歸公上而法盡變民避役如避寇舉世盡然是邑獨甚端平既正經界乃汲汲茲事謂按籍選差終不能無弊於是因數都差役之舊一以乾道詔書從事排年任役率田供費條畫列之規約宸旨丁甯一一具載曾未二十年更革幾無復遺而受害者大抵如故豈不甚可惜哉今據王令君申明之要著於簡平江府狀據常熟縣知縣王承讓申竊惟賦役二事關於民生利害查本縣向來戶版亂吏姦縱橫官督虛籍之賦民苦破家之役追維往弊不忍復言當職自初到官亟圖所以救之修復經界整比版籍民按實產受常賦貧富大小幸就

明實儻不及時團結義役則作偽者詭寄以自利尚氣者紛糾以傷和役政不修賦籍隨壞非特前功盡廢抑恐後患滋多乃分爲鄉官勸率役產參合都分主客之勢斟酌地運寬窄之宜量役費之重輕準助田之多寡第其先後以次充替經始於端平丙申四月竣事於嘉熙丁酉五月除已撫保大要繕寫成帙申府愈印發下外其間更有數條事體稍重關於義役修廢乞從本府備申朝省劄下本縣遵守併割提舉常平司照會司行一本縣九鄉五十都今管義役田地共五萬五百二十二畝一角五十八步五尺二寸歲收租米麥其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六斗四升一合一勺已隨都分大小分撥與保正長聽其任便收支以助役費有餘不足官司更不復干預其田並係常平物業不許公私典賣亦不許移易轉換違者按法坐罪其助田之家將來富者不加增貧者不許取入仕而免役者不給還一本縣諸都舊亦各有役田止緣役首欲擅其利掩取田租又慮人告發或獻本縣版帳庫或獻納常平司旋卽詭名請冊量納租錢官司苟目前之微利不服爲赤子深謀多墮其計今役費日重民至相率出田助役求一日之安上之人能不爲之惻然動心乎今在版帳庫者二百餘畝已給還矣在常平司者見議申乞所有今來見管義田日後並不許姦民獻納官司亦不當收受一保

戶口

常昭合志稿 卷七

六

正長向來充役之費最爲浩濶保長既爲產去稅存逃亡戶絕等戶代納稅租爲保正者亦仰之催科例行陪納其他色目尤多加保正則有科供竹木科取穀果科買糟酒節序燈油接官器具檢屍定驗之費保長則有著役召保請給虛限出豁簿書七夕冬至二節供送吏胥之費加以上落牌頭開拆司苗稅案誅求無藝已一切禁絕鄉免供具申本府及諸司承與蠲除一義役初行之時勸率助田則上戶非所便既行之後不復差役則公吏非所便其至便者惟大戶役戶而已日後上戶之已出田者或再欲估贖或強自抱租吏人或破例差役或生事騷擾許役戶與機察合詞經官理訴必使侵擾之計不得容而後義役之利可垂永久一役政之弊始於版籍之不明版籍之弊始於過割之不詳本縣今將各都新排經界田籍備錄一本印押交付機察謹密收藏每遇人戶典賣田產並許具狀經縣陳乞送下機察仰置簿打號發下保正役主內係起催夏稅以後入狀卽責付新苗保長內係起催秋苗以後卽責付新稅保長令取責契照及兩家砧基點對保明類申機察機察類申本縣送鄉局參對官籍移割其詭名寄產者繳回元狀不許容情相與爲欺嘉熙元年八月二日奉聖旨王煥修復經界義役職事修舉與轉一官並下浙西提舉司平江府常熟縣永遠遵守 己上皆琴

川舊志原文姑蘇志采之至差役雇役諸法見之府志者以不專屬一縣畧載大概

嘉定三年邑人葛觀等倡置歸政鄉義役田朝奉郎張攀撰記

記文曰役以義名美意也古者百里有亭比閭寧治政令實惟下士不為居之榮人仰之且尊厥後非牧廢官為限田之豈商而別貴賤定賦之登降而等貧富量役之久近而均勞佚法猶去古未遠自奉民挾詐猾吏舞文奇名竄籍並經為奸一經代更日計規免事力惟存以役近告歲月遠者以產簿辭牒訴紛然互角已勝甚而闔門不相愛宗族不遠恤况鄰里鄉黨乎且役非不義而民至不樂為即避警怨吁可嘆已雖然其來有繇也里有水火盜賊之變上於正縣有供備科配之煩下於正正一身口數責力且弗逮其費可知視昔豈不憂乎難哉吾里正久闕人往往坐此將領焉君號鄉望族慨然倡為義役甚盛舉也於是械器凡一十七人得田四百三十有八畝歲計所收三百斛捐產者計其貲受輸者董其事以歲之人贍歲之費使里無闕政家無失業人無諍小行之當時而公施之後日而便蓋一舉而二美具抑義矣夫迺移書於攀為我誌之攀聞而喜曰舍旁有此義事是為可亡紀籍惟天下之事難於成而易於毀與於暫而隳於久勢

常昭台志稿 卷七

戶口

七

使然也別在令甲助役雖聽民便一有詞焉法即沮格若行及瓜茲役成義達於鄉伊經始之力若夫期之悠久可行又在乎同盟相與維持勿替初意焉君名觀字利用云

嘉平二年知縣王燾修復經界朝奉郎知寧國府杜範撰記

畧曰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始與他小縣等紹興經界始今未百年田額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攷胥吏賦口腹養妻子其間朝覲莫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存之賦而無田者有之重以濱江水嚙與夫抵罪而沒於官司者日侵月廣故昔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為苗七萬二百石為稅若折買錢九萬四千緡今督於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解面取之點合利擅豪貴細戶禁即莫訴下困上迫合率以不善去來者睨不啟前瑞平初元秋八月王君燾實領是邑問民疾苦告歎眉蹙額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之曰籍壤滋久薪之實宜矧上有命何敢不力顧余始至民志未孚懼弗從也弗從而強之則舛矣乃搜剔宿蠹蠲弛苛歛孜孜凭案日與父老相唯阿於庭居數月信洩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者王君聞之喜曰可以就茲役矣於是考舊額選眾役按紹興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

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變式以狗禮鄉都之受役者詳爲
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爲期眾皆歡然率田若地標
氏各畝步於膝間驗其實者因而書之否則量而會之準紹
興成數一無求贏者闢地爲田以田爲地者書實業昔之浦
賦匪契與詭挾之弊釋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平田安邊
田學田圭田與沒官之田別爲籍文書之費悉從官給士民
之赴期會以僕隸齊聽鄉井間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民一
家小大競勸如順子弟之與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都
十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形爲魚鱗
圖而又萃官民產業於保爲類姓簿類都保鄉於縣爲物力
簿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夏訖事於是年之冬圖籍既定則又
均其折色之偏重者蠲其征繇之加斂者裁定其田與賦高
下之不爾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奇除二十萬
爲官田賦入隸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百有奇稅
听錢九萬三千三百緡有奇載諸戶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產
受常賦爲砭基簿印於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諸有司書
之強無幸免弱無重困雖惇嫠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與當
輸之賦汚吏猾胥不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之紛錯
靡亂若改邑而彙殊之也於是常業始以佳地稱於浙右他
大郡莫僱焉向之睨不敢前者將競趨之惟恐後矣王君以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書來求誌曰熾不違冒領巖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邑人
不我貳相與協力以躋於成授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
之俾勿壞爲邑人他日賜於無窮者又
賴後之人願子與我誌之以告來者

嘉熙元年知縣王熾定義役法

事詳前注 朝散郎劉宰撰記 記文畧
曰常熟

爲平江壯邑物賦地大吏黠賦般政以是隴山陰王君始至
會郡太守右文殿修撰張公嗣占取嘉定經界成例頒諸邑
君以未施信於民難之越明年乃始奉命釐其舊而新是圖
既巨室無詭奇之欺小民無抑納之患貧富強弱瞭然在目
乃遠稽乾道之詔近述寶慶之旨都爲義役奉達尊以俾其
始論比屋而相其衷備閭民之無職事者以事其役役之大
者曰保正以式法受政令而賦於下役之小者曰苗長稅長
視歲時之宜督租稅以奉其上保正則歲一人及除而代苗
稅長則歲各二人或一人其都之甚大者什人率義田以供
役之費建義莊以儲田之人田有砧基莊有規約選屬都之
賢者能者曰措置以提其綱曰機察以糾其弊稽凡費之入
於邑者幾何而使吏不得縱給凡用之係於板帳者幾何而
使官不得逞貴戚之家毋以聲勢免佛老之役毋以香火辭
產業所隸母得以室廬而占諉經始於端平丙申之四月竣

事於嘉熙丁酉之仲夏合縣之都凡五十田以畝計凡四萬九千五百九十有奇地以畝計凡九百二十有奇山入米麥以石計凡二萬四千九百九十有奇又畝田八百餘畝歲入米六百餘石積之慧引寺屬之寓公以補歉歲之不足而猶以爲未也斟酌畝役之久近權衡物力之低昂斷自丁酉年次第其役之先後十載上於臺若府又轉而聞於朝敕書尋下以君修復經界義役聯事修舉特增秩示旌異仍下臺府及縣永遠遵守且申嚴詰吏姦民破壞之禁於是君之成相可以永保而惠斯邑者固漸破於無窮矣君既縣最進轄帑事以書訪余漫塘上日願有述余自杜門經紀一二義役於先墓所多歷年而始潰於成閱君所示一編蓋事集於期月之間利周於百里之廣然後知余智之不逮也又張公與余同年繼張公者煥章閣待制王公遂與余同里皆重所許可而第屬令以君稱首余固喜爲之書抑余聞之經界之與義役可以相因而行亦易以相因而廢異時經界不正而驟正之君固懼其難經界之正未幾而義役之事繼舉有不爲也一爲而二利以興王君始知所先後者歟其自於今思義役之成之難而敗之易蓋亦反其本矣否則吏姦或售牒訴紛如經界壞而義役隨之是田在官不可復者而役之病民者且如故焉爲此懼於十年乎何居雖然其或繼王君者百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九

世可知也君名輪字百晦登庚辰進士第今官承議郎提轄行在左藏東西庫云

元初州設坊正鄉設里正都設主首專辦稅事後改爲季役其

次有貼役襍役等名符志引三才考

明洪武十四年編賦役黃冊府志曰按明史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惟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

爲十甲甲凡十人賦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爲編冊冊首總爲一圖縣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畸零又云里中以上中下戶爲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身均之銀力從所便日均徭也雜役曰雜之凡祇應禁子弓兵悉簽市民毋役糧戶又簽點糧長府志引舊志云明太祖念賦稅關國重計以殷實戶充極長督其鄉租稅多者萬石少者數千石部輸入京往往尙召見問民疾苦一語稱旨輒拜官當時以能充糧長爲賢有相承不易者永樂以後漸用歲吏宣德初戶部自糧長歲更頭民玩之故多負租請如舊使至嘉

清中爲抑強扶弱之法糧長不得任大家以申戶輸充初輸
充者如得美官已而納粟於倉投銀於櫃老人槩解法令一
新糧長大抵破家則輸充又爲朋充朋充有三四人或五六
或七八而民間以糧長爲大害姦民報役者因以爲利蓋糧
長既不論丁糧而論家資家資高下無憑故每歲夏秋之知
千金之家無窳居者會漕折事行而糧長之禍乃息案此知
糧長運漕明初間行之嗣改軍運糧長止在倉管徵漕米水
次候軍交兌不復解京其南北運糧解戶仍領自糧赴京交
割皆爲各邑重役云 按當時立法過嚴少不如期即
科死罪致吾邑有錢徐虞陳諸孝子代父受刑之事

永樂中編簽馬頭

事詳府志

天順間巡撫崔恭仿前巡撫周忱遺法編定均徭

事詳府志

萬曆三十八年巡撫徐民式題准均役紳衿限田優免餘俱一

體當差役分上中下三則以田多寡爲差次

事詳府志附考均役全書內載

常熟縣原額田地一萬七千三十三頃三十七畝七分二釐內除官戶田及民戶零星田少不當役外查出花詭及優免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十

限外并實在常差田遵新規僉五年差役上差福府等役二十四名編田八萬四千畝中差南運德府收頭等役四十一名編田七萬六千畝下差輕賚揚鳳等役四名編田二千六百畝後四年準此

崇禎十五年巡撫黃希憲題改白糧民運爲官運

事詳府志

國朝順治二年巡撫土國寶禁革編充坐櫃收頭役改行吏收

官解

事詳府志

三年土國寶仿前明黃希憲例題行官運白糧從

常熟公正許國賢之請也

府志

十八年給事中柯魯奏編審之

弊部覆通行禁革

事詳府志

康熙元年巡撫韓世琦飭行均田均役嚴革經催

事詳府志

十三年

布政使慕天顏題均田均役法請徧行各屬勒石永遵

事詳府志

二十三年總督于成龍禁革里排

事詳府志

雍正十一年嚴革圖書設立清書保正

事詳府志

乾隆十一年散撤清書設立莊書

事詳府志

附錄邑人陶正靖徭役考曰康熙元年巡撫韓世琦奉旨通行均田均役之法案開三吳田賦十倍他省徭役困苦莫甚今日羨強兼併之家膏腴滿野力能花詭避役以致富者益富貧弱無告之民役累隨身每至逋負流離將見貧者益貧是皆有司不念民瘼編審無法任憑胥宦作奸流弊莫可究詰近奉旨均編當亟遵條例通計合邑田畝按圖裒益品搭停勻凡園外官產自免附戶花詭等項盡行裁派一惟論田起役俾戶無無田之役田無不役之人庶幾積弊頓除窮簷蘇息○常熟縣共四百九十圖圖分十甲每甲均田三百三十七畝一應修築沿海土堡營房橋梁馬路及催漕候比等役論田均差每圖上下里役二人共九百八十餘人○本縣除六涇土堡一座營房六十餘間官舍三間每年一修及承修橋梁馬路并低區里役二百餘名免役外實應役里役七百餘人凡業田之家田多者或一家而占數甲田少者或數家而占一甲其戶名曰排年有事則里役督之排年任之此法之定於官者也排年之田不必同阡陌姑不必按里

常昭台志卷七

戶口

七

開役有近遠不必併作息力有贏絀不能通有無定期鳩集不免誤事於是預備以待歲率銀一分有奇異諸役代任其事而排年遂若無與方之古法排年則出免役錢者也里役則任雇役之事者也變而通之有碍無害其或有太役則另議科率然以通縣數十萬戶之所同也雖黠猾亦不能上下其手厚有侵漁而其役於官府則排年必不能如里役之練習故民相與安之此法之便於私者也由康熙初元至今垂七十年間左晏然如白頭福山諸大役雖帑由官給出自國恩而鳩工庀徒民間曾無繹騷則法良之效也若所云催漕候比諸役蓋亦前明敝政相沿本朝已次第改革今井著原委於後○洪武初編定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計里編役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次百人為甲首里長輪年應役管攝一里之事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於圖後名曰疇零大役五年一編充南北運收兌收糧等差小役十年一編充經催總甲塘長該年等差其餘在官斗給庫子雜役將均役編銀雇充於是有催糧候比之役有收兌糧長之役有白糧解戶之役按民間丁糧與時消息未有久而不變者而黃冊既定改易為難雖十年一編審而差次贏縮弊孔已多若承役之累則有不可勝言者○催糧候比之役每圖分上下五甲每五年輪年為

甲權亦曰經催圖內糧戶應輸本折責成催完應此賠累不堪又一區僉點收糧一人名曰公正當是役者強則肆暴於鄉里弱則破亡其身家自 木朝均田均役之法行又革公正名色田盡歸甲里書止職推收無復責成催辦之累糧收倉收別點胥吏不從田畝差派又太倉州知州白登明設立一月三限截票法糧戶完數已足則截票甯家否則按數追比法簡而民稱便諸累盡除矣收兌糧長之役明初以假實戶充糧長督租稅入京時都金陵猶納結之遺意也及都燕後會通河成海運罷令民運至齊甯則已及二千里往復輒踰時矣末年用平江伯陳瑄議民運俱於淮安瓜州浦給脚費兌與軍船領運宣德五年令江南民糧免撥附近衛所官軍載運至京定加耗米又給輕資銀兩以爲淇插剝蓋之費成化七年罷瓜淮之運令官軍各赴本地承次交兌而加過江之費時設收兌糧長兌給官軍旗丁勒索不貲至 本朝順治初孔蔭懋題定官收官免法六年秦世禎題定每百石除正耗外加米五石銀五兩爲運軍費而蘇松常三府猶陽奉陰違至十六年巡撫馬騰厚疏陳其弊畧言悍軍刁弁積習相沿蠹役奸徒表裏滋弊以致縱軍巧立名色每百石除加四耗米外并贈潤五石五兩外又有會銀開厥濟倉看米折飯插籌貼擔貼船花票通關摺扁三攤踢絆淋尖割單等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七

項種種惡習名爲五百五兩實至二三十兩不止且各縣糧總不存正耗一例科徵民體安得不竭吏科左給事中朱紹鳳亦疏言常熟縣知縣魏允升爲民受辱反以激變被參運弁揚眉有司喪氣漕法大壞正米一石雜費反至一百有餘旗弁恃餽送爲護身之符有司以苛派爲兩全之計於是申飭通行而每百石五兩之外再加五兩所謂五米十銀自十六年始嗣後實行官收官免法民力節而軍不敢撓自知縣于宗堯始○白糧解戶之役瓜淮運雖罷而白糧仍由民運與衛卒並行恒苦侵暴而水腳之乾沒沿途之需索交納之抑措皆爲大患明末邑人瞿式耜等請改官解尋復如故 本朝順治初巡撫土國寶從常熟公正許國賢之請題准官運斯患乃已○此外復有塘長疏河之役催廢已久有坊廂總甲之役在城圖當之烟墩馬路沿江海一帶當之要自均田均役法行皆無過擾者矣○右役法諸弊皆始於僉充倉充之始雖以丁糧之多寡爲差然富者以役重而易窮役猶不免貧者不以緩役而驟富役亦終及是貧與富先後皆困不如論起役之爲均也田有東西役分遠近且如田在東而役興於西則西逸而東勞田在西而役興於東則東逸而西勞且臨期調發轉送隱漏吏胥必緣以爲奸不如歸之圖甲易核屬之里役不爲擾也立法之初實爲善設有變更則

宿弊立見矣○又案古之役民資其力不費其財所謂力役取之於冬者也公旬三日近役也其遠役亦不踰時而遣戍勞還皆曲有恩意則所以恤其身家如行月糧之類者可知已漢唐以降算丁口輸庸錢既資其財矣仍不能不負其力端臨馬氏所謂職役者是也其法大畧有三日差曰雇曰義差役之弊差設不公漁取無藝雇役之弊庸錢白輸告役如故義役之弊豪強專制寡弱受凌馬氏亦粗論其概矣夫差役古法也然古之主調發者黨正鄙長皆以士人爲之而後世屬之胥吏士人尙不能無貪乎胥吏顧能盡公廉乎不均不平弊害斯甚雇役則由召募而假于胥吏亦不免腹割備值緩急呼應或不足相赴義役始自宋紀其初民間苦於征繕自爲經畫如葛觀之類是也其後官爲之制端平時知縣王煥嘗行之矣明宣德中知縣郭南嘗立義役倉矣然皆不能無弊故均田均役之法爲不可易也近奉 明綸議行順莊法議者僉謂賦從莊辦役從圖辦是二法者固並行不悖而不可偏廢謀野則獲敢以諗之司牧者考焉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方陸地舟楫不通糧米轉運多用牛車牛車致遠利費繁費繁則農田之利薄故東莊之民不業西莊田者勢不能也其有兼業西莊田者必置丁戶於西莊經其田中出入即兼供西莊之賦役此版圖與順莊所以通行北省也若乃江南澤國舟楫可通行故在此圖者多兼業彼圖居住城郭者多兼業各圖田即田不過數十畝亦多分散四鄰各圖者田有分圖役出一戶以一戶兼眾役則力役難均此均田均役所以奉 旨通行也何謂均田統計一縣之田分爲若干圖圖分十甲每甲均入田若干是也何謂均役統一縣之田使各目編甲或類聚編甲以圖中第一甲當木圖一年之役至十年而週或以本圖一六甲當木圖上下半年之役至五年而週是也均田均役之法行則按年值役之外俱可自業身家以生以養均田均役之法不行則田不可爲恆業而小民之業田者苦矣何以明其然也曰江南田畝其徭費經里已編入正項錢糧原不應復有徭役今日之役飛差而已所謂飛差者各縣不同即一縣之差亦無定形其費亦無定數凡甲之充役者如在蘇州謂之見年地方在常州謂之總甲其充役之年凡圖中盜賊竊殺鬪毆人命藏匿匪類逃人盤查私贓查報漏稅撩淺作壩修築烟墩營房橋梁馬路城郭官舍水陸木柵開造烟戶與夫浮戶無著命盜案死無棺木柩一一總

是問一事失措刑辱隨之破產辦公所在多有至於大工大役如近年開河出夫之類誰合圖不辦設費而爲地總者必任其難是以業戶之能親爲地總者必僱圖中無所事事之儉民俾充其役其僱充之價幸以田均役均通縣有成例智愚強弱貴賤同科故小民尙能供命若此法不行將按版圖以供役則版圖業戶渙散零星誰爲傳集其業田多寡不均誰爲統理且業田之人必有豪猾鄉民之別假令合圖當差而豪猾爲圖長勢必苛派鄉民若鄉民爲圖長則彼豪猾者召之不應派之不從必代爲供役由是智詐愚勇欺法貴凌賤百弊叢生矣或謂版圖分役亦可按田之多寡分派此甚不然者也閭閻之事爭及毛錐差役之擾殃飛雞犬所謂分派者官分之乎民分之乎官分之將惟胥吏之操縱民分之惟豪右之指揮且凡業田一甲者用約田計之十年止役一年耳若按版圖則田隸五圖五處當役田隸十圖十處當役夫以一人當一圖中一年之役與以一人分當五圖十圖中其一年之役其事勢之繁簡難易懸絕又令一圖之中有甲乙兩人共役十日甲值前五日苟以塗塞卸役於乙乙將訟之官乎將代之役乎訟之官官不勝其理代之役人孰肯爲代紛紜擾攘罔有寧居則版圖之難以定役也審矣議者又謂不用版圖當以烟戶編役此又可共明其謬者何也江

戶口

常昭合志稿

卷七

四

南烟戶業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聚居市鎮者什之三四散處鄉村者什之一二計莊房而分之無莊可分計市鎮而分之相懸殊絕計圖而分之其業田有以萬計者有以千計者以業千畝之圖敵萬畝之圖之役則千畝之業破以萬畝之圖貼千畝之圖之役則花分混灑盡果胥吏之腹而良民失業不安國課必因之以紬夫順莊本爲清課若使民不安而課反絀豈稱奉行之職哉然則奈何曰順莊以清賦均田以均役並行不停者也今有業數甲田戶於此家住某莊則完糧之戶統係之於某莊其田向編某圖分若干甲當役者仍係之某圖若干甲圖甲雖分莊戶則一止名之曰某圖某甲某莊某戶糧則按莊戶而催役則按圖甲而值此立法之至簡至易者也其有業田半甲者既編烟戶之某莊仍繫之以向編某圖某甲之上半甲或下半甲以分値上下半年之役其業田不及半甲者則與他戶湊成半甲之數田則准甲而合戶則順莊而分分莊則田歸的戶戶立的名而詭名虛寄之弊絕合甲則類聚成聯緩急同憂勞逸同恤而相凌相詐之端泯其奉行之夫先順莊編里開造的名以清戶次按號對冊逐年推收以清糧悉如李政奏與各憲之議覈但令將准之過冊之田仍編均田之圖甲以定役其戶居他縣者其田仍照圖分編無使規避至逐年准收糧則改註

本名莊戶役則仍辦原編圖甲需至銷圩再爲編定則田糧戶役若網在綱條目井然官民兩便矣伏念均田均役最爲我朝便民善政與官收官免之法永垂職記長老傳言康熙十三年前均田之法未奉旨通行差徭偏重鄉民以役破家者接踵小戶附於大戶求爲代役大戶役使如奴隸謂之護腳排年其小戶田中所收半餽大戶於是棄產逃亡錢糧逋欠所在多有舊籍可查是戶役不均始則病民終則病國我皇上明諭地方大臣將李改條奏酌量辦理原以便民裕國則田役之均亦屬經國大計伏查敬陳蕪蕘等事內准部文並無一字議改役法則凡奉行官吏自當鑒於成憲斟酌通行定澄清之經制紹公溥之良模損益因革各得其宜永永年代奉爲典則庶幾克宣聖明之德意者矣又邑人言如泗常昭合志徭役門跋曰國朝禁革差擾與民休息在官有役則給錢受雇闔甲之充役趙錫孝議中所謂現年地方也圖中有命盜公事承應官府而已至於大工大役開河出夫之類別責之各圖經造現年地方亦無有用費之累與前明絕不相同常昭地屬偏僻既無驛遞亦無官渡舩隻前額設走遞馬二十四匹馬夫二十名奉裁存一夫兩馬額設緯夫五十二名奉裁存四名至康熙二十四年奉文併裁一切支應成規相安已久司牧者嚴查件派軫恤民隱

常昭合志稿

卷七

戶口

五

則得矣

謹按府志曰役法之害明代最酷自國朝均田均役之法行而民生樂利不復知有徭役之累矣故役法一志雍正以後無可采輯祇仍前志焉茲從其例惟言志太畧者增之又按本邑現行之例各圖有經造經管田糧一切襍務地方經營鄉里一切襍務各行店有小甲經營各行業一切襍務皆係自願報名承充雖間有奸劣者藉貼役之名需索小戶其實無關徭役茲不并載

